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六百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學校部

奏議第一

夫輔世明教實本於儒術化民成俗莫先於學校自漢氏之後經藝寢盛官守並建職業咸舉故方聞之士彬彬就列器識宏遠議論深厚而或慮教道之中廢形於歎憤援古議以為請臻夫體要咸能剖析前訓敷陳要

道周旋感激曲暢元本誠以致治之成法稽古之大倫
宜建首善尊立太學至於崇先聖之祀行齒胄之禮推
擇師範廣樹徒衆申之課試大明黜陟考正疑志區別
部類贅述章句購求遺逸斯皆敦益世教恢啓聖政豈
徒專達詞雅以矜乎多聞者哉

漢公孫弘武帝時以治春秋為丞相以為學官悼道之鬱滯

廼請白丞相御史言

此以下皆弘
奏請之辭

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

以樂

風化也

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

倫理也

今禮廢樂墮朕甚愆

馬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

詳悉也方道也有其令道及博聞之士也

禮官勸學講論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子博士

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厲賢材焉

厲勸勉之也一曰砥厲勉也自此上弘所引詔文謹

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

臧孔臧也平史闕其姓

曰聞三代之道鄉

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校教也言可效道藝也

其勸善也

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法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

自京師始繇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

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

風化也

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
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
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
順鄉里出入不悖

悖 乖也

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

聞謂聞其部屬有此人也令縣令相侯相長
縣丞丞縣丞也二千石謂郡守及諸王相也

二千石謹

察可者常與計偕

隨上計吏
俱至京師

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

歲皆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

郎中太常籍奏

為名籍
而奏

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

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罷之而請諸能稱者

謂列其能

通藝業而稱任者
奏請補用之也

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

下謂班行也

明天

人之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

爾雅近正也
言詔辭雅正

而深厚也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諭下以

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

言治禮掌故之官
本以有文學舉習

禮義而為之又所
以遷推留滯之人

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

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

左右內史後為
左馮翊右扶風

而大行後為
大鴻臚也

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

內地

之郡郡各補太守卒史二人也

遷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

補中二千石屬

屬亦曹史今縣令文書解言屬某甲也

文學掌故補郡屬

備員

云備員者本以升擢之非藉其實用

請著功令

新立此條請以著於功令功令篇名若今

選舉它如律令

此外並如舊律令

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

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後漢陳元以父任為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為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

武並用深愍經藝謬雜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
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
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訪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下也今
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
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
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
尼聖德而不容於世况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
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

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按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媿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搜瑕求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辨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維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

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師曠不為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畧戢留意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萃淵聖獨見之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泚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孤

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常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書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辨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謹謹自公卿以下數庭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

朱浮光武建武中為太僕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

乃上書曰夫大學者禮義之官教化所繇興也陛下尊
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飭干戈未休而先建大學造
立黌舍比日車駕親臨觀享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
之功也尋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
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
以博學明經惟賢是登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
更試五人惟取見在雒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
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

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臣浮幸得與講圖讖故敢越職帝然之

范升為博士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費氏易左氏春

秋立博士

費直字長翁善易長於卦筮

詔下其議建武四年正月朝

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大中大夫許淑

等互相辨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好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此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今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竒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

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遊觀至於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子弟詩書不講禮樂不脩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

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前帝之所
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事所以
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
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四十
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
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
士

徐防明帝永平十四年拜司空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

明宜為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

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

仲尼沒而

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

漢承亂秦經典廢絕

本文畧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

置太學

武帝時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也

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

士十有四家

光武中興恢興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

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為祭酒總領紀綱也

設甲乙之科

前書曰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為文學掌

故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

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脩家法

諸經為業各有名家

私相容

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與爭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

孔子稱述而不作

但述先聖之言不自制作

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

古者史官于書事有不知則闕以待能者孔子言吾少時猶及見古史官之闕文今則無之疾時多穿鑿也

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

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寢以成俗誠非詔

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世常道

夏之政忠忠之故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

以敬敬之敵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敵小人以儼故救儼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史記儼或作薄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

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

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

伐謂自相攻伐也

皆正以

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以

差可矯革

東觀記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莫令學者務本有所一心專精師

門思核經意事得其實道得其真於此弘廣經術尊重聖業有益於化雖從來久六經衰微學問寢淺誠宜及時改矯

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

其失

賈逵章帝時為郎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十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以甚遠而寃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詒藏之秘書建平中侍中

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
詆挫諸儒諸儒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
出歆為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讎至光武皇
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殺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
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
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觀善戒惡至明至
切至貞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
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尚書歐陽復有小大夏

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
劉氏以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
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
讖所謂帝宣也如今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
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見大聖之本改元正
曆垂萬世則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遝猶朝夕恪勤遊
情六藝研幾綜微靡不審覈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
庶幾無所遺失矣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疋衣一襲

魯丕和帝時為中散大夫時侍中賈逵薦丕道藝深明
宜見任用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丕與逵及尚書令黃香
等令相難數事帝善丕之說特賜冠幘履襪衣一襲丕
因上疏曰臣以愚頑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
難於前無所甄明衣服之賜誠為優遇臣聞說經者傳
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
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
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

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
始明舜禹臯陶之相戒顯周公箕子之所陳觀乎人文
化成天下陛下既廣納謇謇以開四聰寧令蕩蕩以言得
罪既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

樊準安帝時補尚書郎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乃上
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
孜孜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故光武皇帝受命中興
羣雄分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

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資用日月之明庶
政萬幾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
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
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瑯琊承
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
餘以經術見優者布見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
老每宴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詳覽羣言響如振玉
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

門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
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
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
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
論浮麗忘蹇蹇之忠習譏諷之辭文吏則去法律而學
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
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淨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
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

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
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
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
推述先帝進業之道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敦
樸仁賢之士

翟酺順帝時為將作大匠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
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
盛弟子萬數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

講堂諸生橫卷為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
學太尉趙熹以為大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
頃者頽廢至為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
從之遂起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為酺立碑銘於學

魏劉靖文帝時為大司農衛尉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
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本太
學二十餘年而成者蓋寡繇博士選輕諸生避投高門
弟子恥非其倫故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實雖設其教

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
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
學明制黜陟榮辱之路其經明修行者則進之以崇德
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
交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以綏來賓六合承風遠人
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

高柔明帝時為博士執經又上疏曰臣聞遵道重學聖
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明經昔漢末陵遲禮樂廢壞雄

戰虎爭以戰陣為務遂使儒林之羣幽隱而不顯太祖
初興閔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學之官
高祖即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
士復開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陛下臨政允迪叡哲
敷弘大猷光濟先軌雖夏啓之承基周成之繼業誠無
以加也然今博士皆經明行脩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
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勵怠惰也孔子稱舉善
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隆卓茂縉紳

競慕臣以為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為弘帝納之

晉載邈懷帝永嘉中為征南軍司于時凡百草創學校未立邈上疏曰臣聞天道之所大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學是以古之建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儀皆所以抽道幽滯啓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

夫耳與禮脩學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身通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絕塵豈天下小於魯衛賢者之於曩時勵與不勵故也自頃國遭無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寇羯飲馬於長江狡鴟張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於茂草四海之內人迹不交霸主有旰食之憂黎元懷荼毒之苦戎馬交集於中原何遑遽且之事哉然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隳况曠載累紀如此之久焉今未進後生目不覩揖讓升降之儀耳不

聞鐘鼓管絃之音文章散滅圖讖無遺此蓋聖達之所
深悼有識之所嗟歎也夫治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遞
用以長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交迭自古以來未有不由
之者也今或以天下未一非興禮學之時此言似之而
不期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又必三年
而通一經此天下泰平然後脩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
禮作樂者哉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
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磨瑩

之功荆璞發採琢之榮不亦良可惜乎臣愚以世喪道
久人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
莫之覺也今天下告始萬物權與聖朝以神武之德值
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敝繼千載之絕軌篤道崇儒創
立大業明主唱之於上宰輔督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
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
之容飭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
感之而已臣以闇淺不能遠識格言奉誦明令慷慨下

風謂以三時之隙漸就脩建疏奏納焉於是始脩禮學
王導元帝初遷驃騎將軍領中書監于時軍旅不息學
校未修導上書曰夫治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正
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彛倫攸敘有恥
且格也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
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
之使化沾肌骨習以成性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
立而後裁之以位雖王之嫡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

後貴其取才用事咸先本之于學故周禮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所貴繇乎道存則退而脩其身脩其身以及其家正家以及於鄉學於鄉以登於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已敦素之業著浮薄之道息教始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蒞下則仁即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項皇綱失統禮教陵替頌聲不作于今二紀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隳而况如

此其从者乎先進漸忘揖讓之容後生惟聞金革之響
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之風遂滋非
所以習民靖俗端本抑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
傾危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將滌穢蕩瑕撥亂反正
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校闡揚六藝以訓後生使文武
之道墜而復興方今小雅盡廢戎虜扇熾節義陵遲國
恥未雪忠臣義士所以扼腕禮樂政刑當竝陳以俱濟
者也苟禮義膠固純風載洽則化之所陶者廣而德之

所被者大義之所屬者深而威之所振者遠矣由斯而
進則可朝服濟河使帝典闕而復補王綱弛而更張饗
餐改情獸心革面揖讓而蠻夷服緩帶而天下從得手
其道者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三苗化魯僖作泮
宮而淮夷服桓公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
復道教使朝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為
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帝納之

荀崧元帝時為太常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

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
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有
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以為不可
乃上疏曰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寡今處學則闕朝廷之
秀士朝則廢儒學之俊昔咸寧太康元康永嘉之中侍
中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為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
應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叅訓國子以弘儒訓三則祠
儀二曹及太常之職以得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

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
學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
河圖秘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大府金庸故事太學有石
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
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
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寶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傳稱孔
子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子喪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瘁
講誦遏密斯文之道將墜于地陛下聖哲龍飛恢崇道

教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楊二州先漸聲教學士移文于今為盛然方疇昔猶遷之一臣學不章句才不弘通方之華實儒風殊邈思竭駑駘庶增萬分願斯道隆於百世之上縉紳永於千載之下伏聞節省之置皆三分置二博士舊置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准古計今猶未能半宜及省節之制以時施行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幾餘暇時垂省覽宜為鄭易置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昔

周之衰下陵上替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忌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滕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為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義信多奇偉學者好稱之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俊斷決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

儒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取正是以三傳並行於先代通才未能孤廢今去聖久遠其文將墮與其過廢寧與過立臣以為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按如三家異同之說此乃義則戰爭之場辭以劍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詔曰崧表如此皆經國之務為政所由息馬投戈猶可講藝今雖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遺存邪可共博士議者詳之議

者多請從崧所奏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
會王敦之難不行

應詹元帝時為後軍將軍上疏曰性相近習相遠訓導之
風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間蔚為文林元康以來賤經尚道
以玄虛宏放為夷達以儒術清儉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
不由此也今雖有儒官教養未備非所以長育人材納之軌
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義先令國子受訓然後皇儲親臨
釋奠則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帝雅重其才深納之

袁環成帝時咸康中為國子祭酒于時喪亂之後禮教陵
遲環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教也崇典訓以弘遠大明禮學
以流後生所以道萬物之性暢為善之道也宗周既興文
史載煥端委垂於南蠻頌聲溢於四海故延陵聘魯聞雅
而嘆韓起過魯觀易而美何者立人之道於斯為首孔子恂
恂以教洙泗孟軻係之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于今猶
存禮讓之節時或有之疇昔皇運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
教漸頽庠序之禮有闕國學索然墳籍莫啓有心之徒抱

志無由昔魏武帝身親介冑務在武功猶尚廢鞍覽卷
投戈吟咏况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蒞事朝
野無虞江外謐靜如之何泱泱之風漠焉無聞洋洋之
美墜於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
宜留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諷誦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
賢是則是詠豈不盛哉若得給其宅第備其學徒博士
僚屬粗有其官則臣之願也疏奏帝從之國學之興自
環始也

謝石孝武帝太元初為尚書上疏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翼善輔性惟禮與學雖理出自然必須誘導故洙泗闡弘道之風詩書垂軌教之典敦詩悅禮王化以頡而隆甄陶九流羣生於是乎穆世不常治道亦時亡光武投戈而習誦魏武息馬以脩學懼墜斯文若此之至也大晉受命值世多阻雖聖化日融而王道未備庠序之業或廢或興遂令陶鑄闕日用之功民性靡素絲之益蠶蠶玄緒翳焉莫抽臣所以遠尋伏念寤寐永歎者也

今皇威遐震戎車方靜將灑玄風於四區導斯民於至
德豈可不弘敷禮樂使煥乎可觀請興復國學以訓胄
子班下州郡普脩鄉校雕琢琳瑯和寶必至大啓羣蒙
茂茲成德匪懈于事必由之以道則人競其業道隆學
備矣帝納其言

殷茂為國子祭酒時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為學生增造
廟屋一百五十五間而品課無章士君子恥與其列茂
言之曰臣聞弘化正俗存乎禮教輔性成德必資於學

先王所以陶鑄天下津梁萬物閑邪納善潛被於日用者也故能疏通玄理窮綜幽微一貫古今彌綸治化且夫子稱回以好學為本七十希聖以善誘歸宗雅頌之音流詠千載聖賢之淵範哲王所同風自大晉中興肇基江左崇明學校脩建庠序公卿子弟竝入國學尋值多故訓業不終陛下以聖德玄一思隆前美順通居方導達物性興復儒肆筵與後生自學建彌年而功無可名憚業避就存者無幾或假託親疾真偽難知聲實渾

亂莫此之甚臣聞舊制國子生皆冠族華胄比列皇儲而中者混雜蘭艾遂令人情恥之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仲尼猶愛其禮况名實兼喪面牆一世者乎若以當今急病未遑斯典權宜停廢者別一理也若其不然宜依舊准竊謂臣內外清官子侄普應入學制以程課今者見生或年在扞格方圓殊趣宜聽其去就各從所安所上謬合乞付外參議孝武下詔褒納又不施行

李遼清河人孝武時上表曰臣聞教者治化之本人倫

之始所以誘達羣方進德興仁譬諸土石因陶冶成器
雖復百王殊禮質文參差至於斯道其用不棄自中華
湮沒闕里荒毀先王之澤寢浸聖賢之風絕自此迄今將
及百年造化有零否終有泰河濟夷徙海岱清及徘徊
天邑感戀罔極乞臣表付外參議又不見省

冊府元龜卷六百二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六百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學校部

奏議第二

宋范泰為國子祭酒時高祖初受命議建國學泰上表
曰臣聞風化興於哲王敦倫表於盛世至悅莫先講習
甚樂必寄朋來古人成童入學易子而教尋師無遠負
糧忘艱安親光國莫不由禮此若能出不由戶則斯道

莫從是以明詔爰發已成渙汗學制既下遠近遵承臣
之愚懷少有未達今惟新告始盛業初基天下改觀有
志景慕而置生之制取少停多開不來之端非一途而
已臣以家推國則知所聚不多恐不足以宣大宋之風
引濟濟之美臣謂合邈之家雖制所未達父兄欲其入
學理合開通雖小為晨昏所以大引孝道不修春秋則
所陷或大故趙盾忠而書弑許止孝而得罪於斯為戒
可不懼哉十五志學誠有其文若年降無幾而深有志

向者何必限以一格而不許其進邪楊鶚豫玄實在弱齒五十學易乃無大過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潁川陳載以辟大保掾而國子取為助教即大尉淮之弟所貴在於得才無繫於定品教學不篤獎勵不著今有職闕而學優者可以本官領之門地堪二品宜以朝請領助教既可以甄其名品斯以敦學之一隅其二品才堪自依舊從事會今生徒有期而學校未立覆篲實望其速向轍已淹其遲事有以賒而宜急者殆此之謂古人重

寸陰而賤尺璧其道然也時學竟不立

梁周弘正累遷國子博士啓武帝周易疑義凡五十條
又請釋乾坤二繫曰臣聞易稱立象以盡意繫辭以盡
言然後知聖人之情幾乎不可見矣自非含微體極盡
化窮神豈能通志成務探賾致遠而宣尼之比桎梏絕
韋編於漆字軒轅之所聽瑩遷玄珠於赤水伏惟陛下
一日萬幾匪勞神於瞬息凝心妙本常自得於天真聖
智無以隱其幾深明神無以輸其不測至若文畫之苞

於六經文辭之窮其兩繫名儒劇談以歷載鴻生抵掌
以經年莫有試遊其藩未嘗一見其族自制旨降談裁
成易道折至理於秋毫渙層冰於幽谷臣親承音旨職
司宣授後進詵詵不無傳業但乾坤之蘊未剖繫表之
妙莫銓使一經深致尚多所惑臣不揣庸淺輕率短陋
謹與受業諸生清河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於乾坤二
繫象爻未啓伏願聽覽之閑曲垂提訓得使微臣鑽仰
成其篤習後昆好事專門有奉自惟多幸俱沐道於堯

年肄業終身不知老之將至詔答曰設卦觀象事遠文
高作繫表言辭深理與東魯絕編之思西伯幽憂之作
事逾三古人更七聖自商瞿稟承子庸傳受篇簡湮沒
歲月遼遠田生表淄川之譽梁丘擅瑯琊之學代郡范
生山陽王氏人藏荆山之寶各盡玄言之趣說或去取
意有詳畧近縉紳之學咸有稽疑隨答所問已具別解
知與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須釋乾坤文言及二繫萬
幾小暇試當討論

陳沈不害文帝天嘉初為衡陽王府中記室叅軍兼嘉
德殿學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曰臣
聞立人建國莫尚於尊儒成俗化民必崇於教學故東
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璧水業盛於兩京自淳源既
遠澆波已扇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遂欲無節是以設訓
垂範啓導心靈譬彼染藍類諸琢玉然後人倫以睦甲
高有序忠孝之理既明君臣之道攸固執禮自基魯公
所以難侮歌樂已細鄭伯於是前亡干戚舞而有苗至

泮宮成而淮夷服長想洙泗之風載懷淹稷之盛有國
有家莫不尚矣梁太清季年數鍾否剝夷狄外侵姦回
內鬪朝聞鼓鼙夕焰烽火洪儒碩學解散甚於坑夷五
典九丘湮滅逾乎帷蓋成均自斯墜業瞽宗於是不修
褒成之祠弗陳裸享釋菜之禮無稱俎豆頌聲寂寞遂
踰一紀後生敦悅不見函丈之禮晚學鑽仰徒深避席
之歎陛下繼歷升統握鏡臨寓道洽寰中威加無外濁
流已清重氛載廓含生熙阜品庶咸亨宜其弘振禮樂

建立庠序式稽古典慎簡儒官選公卿國子皆入於學
助教博士朝夕講肄使擔簦負笈銜銜接衽方領矩步濟
濟成林如切如磋聞詩聞禮一年可以功倍三冬於是
足用故能擢秀雄州揚庭觀國入仕登朝資優學以自
輔蒞官從政有經業以治身轡駕列庭青紫拾地古者
王世子之貴猶與國子齒降及漢儲茲禮不墜暨兩晉
斯事彌隆所以見師嚴而道尊者也皇太子天縱生知
無待審喻猶宜晦迹俯同專經請業奠爵前師肅若舊

典昔闕里之堂草萊自闕舊宅之內絲竹流音前聖遺
烈深垂警戒况復江表無虞海外有截豈得不開闢大
猷恢弘至道寧可使玄教儒風弗興聖世盛德大業遂
蘊堯年臣末學小生詞無足算輕獻瞽言伏增悚惕詔
荅曰省表聞之自舊章弛廢微言將絕朕嗣膺寶業念
在緝熙而兵革未息軍國草創常恐前世令典一朝泯
滅卿才思優洽文理可求弘惜大體殷勤名教付外詳
議依事施行

後魏高允為中書令獻文初詔允曰自頃以來庠序不見為日久矣道肆陵遲學業遂廢子衿之嘆復見於今朕既纂統大業中外咸安稽之舊典欲置學宮於郡國使進修之業有所津竒卿儒宗元老朝望舊德宜與中秘二省參議以聞允表曰臣聞經綸大業必以教養為先咸秩九疇亦由文德成務故辟雍光於周詩泮宮顯於魯頌自永嘉以來舊章殄滅鄉閭無雅誦之聲京邑絕釋奠之禮道業陵夷百五十載仰惟先朝每欲憲章

昔典經闡儒風方事尚殷弗遑克服陛下欽明文思纂
成洪業萬國咸寧百揆時序申祖宗之遺志興禮樂之
絕業爰發德音惟新文教縉紳黎獻莫不幸甚臣承旨
勅竝集二省披覽使籍備究典紀靡不敦儒以觀其業
貴學以篤其道伏思明詔玄同古義宜如聖旨營建學
校以勵風俗使先王之道光演於明時郁郁之音流聞
於四海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
次郡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博士一人

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聞經典世履忠清堪為人師者年限四十年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通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脩謹堪循名教者先進高門次及中第獻文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鄭道昭孝文時為國子祭酒上表曰臣竊以為崇治之道必也須才養才之要莫先於學今國子學堂房粗置生誦闕爾城南太學漢魏石經丘墟殘毀藜藿榛蕪遊

兒牧豎為之歎息有情之輩實亦悼心況臣親司而不
言露伏願天慈迴神紆盼賜垂覽察若臣微意萬一合
允重勅尚書門下考論營制之模則三雍可翹立而興
毀銘可不日而就樹舊經於帝京播茂範於不朽斯有
天下者之美業也不從道昭又表曰臣聞唐虞啓運以
文德為本殷周刑治以道藝為先然則禮樂者為國之
基不可斯湏廢也是故周敷文教四海宅心魯秉周禮
強齊歸義及至戰國紛紜干戈遞用五籍灰焚羣儒坑

殄賊仁義之經貴戰爭之術遂使天下分離黔黎塗炭
數十年間民無聊生者斯之由矣爰暨漢祖於行陣之
中尚優引叔孫通等光武中興於撥亂之際乃使鄭衆
范昇校書東觀降逮魏晉何常不殷勤於篇籍篤學於
戎伍伏惟大魏之興也雖羣凶未殄戎馬在郊然猶招
集英儒廣開學校用能闡道義於八荒布盛德於萬國
教靡不懷風無不偃今者乘休平之基開無疆之祚定
鼎伊瀍惟新寶歷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懷擊壤之慶

而蠢爾閩吳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戎車不息而停
鑾佇蹕留心典墳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尚書
任城王澄等妙選英儒以崇文教澄等依旨置四門博
士四十人其國子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簡
置伏尋先時意存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營立自邇迄
今垂將一紀學宮凋落四術寢廢遂使碩儒耆德卷經
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風實由於此矣
伏惟陛下欽明文思玄鑒洞達越會未款務脩道以來

之遊方後服敷文教而懷之垂心經素優悠墳籍將使
化越軒唐德隆虞夏是故屢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既
脩生徒未立臣學陋全經識蔽篆素然往年刑定律令
謬預議建謹依准前修尋訪舊事參定學令事訖封呈
自邇迄今未蒙報判但廢學歷年經術淹滯請學令并
制早勅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准詔曰具卿崇儒敦
學之意良不可言新令尋班施行無遠可謂職思其憂
無曠官矣道昭又表曰竊惟鼎遷中縣年將一紀縉紳

褫業俎豆闕聞遂使濟濟明朝無觀風之美非所以光
國宣風納民軌物臣自往年以來頻請學令竝置生員
前後累上未蒙一報故當以臣職淺濫官無能有所感
悟者也館學既修生房粗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
令未頒請依舊權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播教有章
儒風不墜後生覩徙義之機學徒崇知新之益至若孔
廟既成釋奠告始揖讓之容請俟令出不報

孫惠蔚宣武初為秘書丞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乃上

疏曰臣聞聖皇之御世也必幽贊人經叅天貳地憲章
典故述導鴻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然則六經百氏圖書秘籍乃承天之正術
治人之真範是以溫柔疏達詩書之教恭儉易良禮樂
之道文彖以精微為神春秋以屬辭為化故大訓炳於
東序藝文光於麟閣斯實太平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
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安上靖民敦風美俗其在茲乎
及秦棄學術禮經泯絕漢興求訪典文載舉先王遺典

燦然復存暨光武撥亂日不暇給而入雒之書二千餘
兩魏晉之世尤重典墳收亡集逸九流咸備觀其鳩閱
史篇訪購經論紙竹所載畧盡無遺臣學闕通儒思不
及遠徒循章句片義無立而慈造曲覃厠班秘省忝官
承乏惟書是司而觀閣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
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褫落始末
淪殘或文壞字誤謀爛相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臣今
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乙新錄欲裨殘補缺損併有無

較練句讀以為定本次第均寫永為常式其秘省先無
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
既多章篇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
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書省專精校考叅定字
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羣書大集詔許之

南安王禎之子英宣武時為吏部尚書奏謹按學令許
州郡學生三年一較所通經數因正使列之然後遣使
就郡練考臣伏惟聖明崇道顯成均之風蘊義光膠序

之美是以大學之館久置於下國四門之教方稱於京里許習訓淹年聽授累紀然雋造之流應升於魏闕不革之輩宜返於齊民頃以皇都遷構江陽未一故鄉校之訓弗遑上請致薰蕕之質均誨學庭蘭蕭之體等教文肆今外宰京官銓考向訖求遣四門博士明通五經者道別較練依令黜陟詔曰學業墮廢為日已久非一朝能勸此當別勅

劉芳為侍中領國子祭酒宣武時芳上表曰夫為國家

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校為先成復政有質文茲範不易

諒由萬端茲始衆務所稟故也唐虞已往典籍無據隆

周已降任居虎門周禮大司徒云師氏掌以媿詔王居

虎門之左司王朝

虎門路寢之門王視朝於門外畫虎為司王朝言察王之視朝也

掌

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

中失謂中禮及失禮者

蔡氏勸學篇云

周之師氏居虎門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今之祭酒即

周師氏維陽記國子學官與天子對太學在開陽門外

按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鄭氏注云內

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按如雒陽記猶有仿像臣愚謂今既徙縣崧瀍皇居伊雒宮闕府寺僉復故址至於國學豈可外替校量舊事應在宮門之左右至如太學基所炳在仍舊營構又去太和二十年發勅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按自周以來學惟有二或尚西或尚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鄉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

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
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按大戴保傳篇云
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
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
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按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
以然者法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
學庠序之官此其正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時
宜在四門按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里

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址寬曠四郊別置
相去遼濶簡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四門猶為太廣以
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置制多循中代未審四學應
從古否求集儒禮官議定其所從之遷中書令祭酒如
故

崔光孝明時為車騎大將軍領國子祭酒上表曰詩稱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又云雖無老成人尚有
典刑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卹其人是

以書始稽古易本山泉觀於天文以察時變觀於人文
以化天下孟子覈實衡向計說安世記篋於汾南伯山
抱卷於河右元始孤論充漢帝之坐孟皇片字懸魏王
之帳前哲之寶重墳典珍愛分篆猶若此之至也矧廼
聖典鴻經炳勒金石理為國楷義成家範迹實世模事
則人軌千載之格言百王之盛烈而今焚荒汗毀積榛
棘而弗掃鼯鼯之所栖宿童豎之所登踞者哉誠可為
痛心疾首拊膺扼腕伏惟皇帝陛下孝敬日休自天縱

睿垂心初學儒業方熙皇太后欽明慈淑臨制統化崇
道重教留神翰林將披雲臺而問禮拂麟閣以招賢誠
宜將開闕里清彼孔堂而使近在城闈面接宮廟舊校
為墟子衿永替豈所謂建國君民教學為先京邑翼翼
四方是則也尋石經之所起自炎劉繼以曹氏論初乃
三百餘載計未向二十紀矣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
相傾如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道俗諸用稍有發
掘基蹠泥灰或出於此皇都始遷尚可補復軍國務殷

遂不存簡官私顯隱漸加剝撤播麥納菽秋春相因閉
生蒿杞時致火燎由是經石彌滅文字增缺職忝胄教
參掌經訓不能繕修頽墜興復生業倍深慚恥今來遣
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主周視驅禁田收制其踐
穢科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
原不朽之永格垂範將來憲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光
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
其殘缺者石功并字多少欲補治之於後靈太后廢遂

寢

羊深前廢帝時為散騎常侍兼侍中是時膠序廢替名
教陵遲深乃上疏曰臣聞崇禮建學列代之所循尊經
重道百王所不易是以均塾洞啓昭明之頌載揚膠序
大闕郁穆之詠斯顯伏惟大魏秉乾統物欽若奉時模
唐軌虞率由前訓重以高祖累聖垂衣儒風載蔚得才
之盛如彼薪蘓固以追隆周而竝驅駕炎漢而獨邁宣
皇下武式遵舊章用能揄揚盛烈聿修厥美自茲已降

世極道消風猷稍遠澆薄方競退讓寂寥地競靡節進
必吏能外非學藝是使刀筆小用計日而期榮專經大
才甘心於陋巷然治之為本斯貴得賢苟值其人豈拘
常檢三代兩漢異世間出或釋褐中林鬱登卿尹或投
竿釣渚徑升公相事炳丹青義在往策悠哉邈乎不可
勝紀竊以今之所用弗修前矩至如當世通儒冠之盛
德見徵不過四門登庸不越九品以此取士求之濟治
譬猶却行以及前之燕而向楚積習之不可者其所由

來漸矣昔魯興泮宮頌聲爰發鄭廢學校國風已譏將
以納民軌物莫始於經禮菁莪育才義光於篇什自兵
亂以來垂將十載干戈日陳俎豆斯闕四海荒涼民物
凋弊名教頓虧風流殆盡世之陵夷可為歎息陛下中
興纂歷理運惟新方隅稍厚實惟文德但禮賢崇讓之
科治世未備還淳反朴之化起言斯穆夫先黃老而退
六經史遷終其成蠹貴玄虛而賤儒術應氏所以亢言
臣雖不敏敢忘前載且魏武在戎尚修學校宣尼推論

造次必儒臣愚以為宜重修國學廣延胄子使函丈之
教日聞釋奠之禮不闕并詔天下郡國興立儒教考課
之程咸依舊典苟經明行脩宜擢以不次抑斗筲喋喋
之才進大雅汪汪之德博收鴻生以光顧問繫維竒異
共精得失使寰區之內競務仁義之風荒散之餘漸知
禮樂之用豈不美哉臣誠闇短敢慕前訓用稽古義上
塵聽覽伏望陛下垂就日之監齊非煙之化儻以臣言
可採乞特施行廢帝善之

北齊邢邵西魏出帝時為國子祭酒與楊愔魏文請置學秦
曰二蠻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
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敷典教用
能享國長久風徽萬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坑儒滅學
以蔽黔黎故九服分離祚終二代炎漢勃興更脩儒術故
西京有六學之義東京有三雍之盛逮自魏晉撥亂相因
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
今古列教序於鄉黨廊詩書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

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統歷聿遵先緒永平之中
大興板築續以戎馬生郊雖逮為山還停一簣而明堂
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
迹城隍嚴固之重闕碑石之工墉堞顯望之要少樓櫓
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
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
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地不修仍同畎澮即使高皇神
享闕於國陽崇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

非無所停望也臣又聞官方受能所以任事既任事矣
酬之以祿如此則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
子雖有學官之名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
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禮樂以風天下夫禮
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勸勤請定刑法至
於禮樂則曰未敢敢於殺人不取於養人也臣以為當
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
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湏有進退以愚量之宜

罷上方彫美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工并減瑤光材瓦
之力兼分石窟鑄琢之勞停諸事役非世急者三時農
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誦諷之音煥然
而更美崇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寺顯麗於中更明
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
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靈太后令曰
配饗大禮為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脩繕今四海
晏寧當勅有司別議經始

隋牛弘高祖開皇初為秘書監以典籍未備上表請開
獻書之路曰經籍所興由來尚矣文畫肇於庖羲文字
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弘宣道教博通古今揚於天庭肆
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
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
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曆有國家者曷常不
以詩書而為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紊
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刪詩

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盡皆掃地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秘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

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竝從焚燼此則書之
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
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
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牒填委更
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
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播蕩此則書
之三厄也魏武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
遣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

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
雖古人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
正道訓範當世屬劉氏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
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雒
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
聞劉裕平姚泓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
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
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

之際學藝為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秘書丞王儉依
劉氏七畧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總其書數
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秘省經籍雖從兵火
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
侯景收王儉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荆
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
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
幽方遷宅伊維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

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雒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於當今年逾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彛倫攸斁其

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
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
大弘文教納俗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
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
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
謨矣為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
時載集湏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
雜采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恠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

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鑒少垂昭察帝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疋一二年間篇籍稍備

柳昂為上開府時高祖受禪昂見天下無事可以勸學行禮因上表曰臣聞帝王受命建學制禮故能移既往之風成惟新之俗自魏道將謝分割九區關右山東久為戰國各逞權詐俱殉干戈賦役繁重刑政嚴急蓋救

焚拯溺無暇從容非朝野之願以至於此晚世因循遂成希慕俗化澆弊流宕忘反自非天然上哲挺生於時則儒雅之道綱禮之制衣冠民庶莫肯用心世事所以未清軌物由茲而壞伏惟陛下稟靈上帝受命昊天合三陽之期應千祀之運往者周室傾毀區宇沸騰聖冊風行神謨電發端座廊廟蕩滌萬方俯順幽明君臨四海擇萬古之典無善不為改百王之弊無惡不盡至若因循緣義為其節文故以三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土

黎獻尚未盡行臣謀蒙獎策從政藩部人庶軌儀實見
多闕儒風以墜禮教猶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頓變仰
惟深思遠慮清念下民漸被以儉使至於道臣恐業淹
事緩動延年世若行禮勸學道教相催必當靡然向風
不遠而就家知禮節人識義方比屋可封輒謂匪遠帝
覽而善之

劉炫開皇中與諸儒脩定五禮授旅騎尉開皇二十年
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惟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

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高祖不納

冊府元龜卷六百三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六百四

宋王欽若等撰

學校部

奏議第三

唐房玄齡太宗時為左僕射貞觀二年十二月與國子
博士朱子奢建議云武德中詔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為
先聖孔子配享臣以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
緣夫子故晉宋梁陳及隋大業故事皆以孔丘為先聖

顏回為先師歷代所行古今通允伏請停祭周公升夫子為先聖以顏回配享詔從之

許敬宗為太子右庶子檢校中書侍郎貞觀二十年詔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賈逵總二十四座春秋二仲行釋奠之禮初以儒官自為祭主真云博士姓名昭告于先聖又州縣釋奠亦以博士為主敬宗奏曰按禮記文王

世子凡學春官釋奠於先師鄭注云官謂詩書禮樂之
官也彼謂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儒官釋奠各於其師
既非國學行禮所以不及先聖至於春秋二時合樂之
日則天子視學命有司典禮即總祭先聖先師焉秦漢
釋奠無文可檢至於魏武則使太常行事自晉宋已降
時有親行而學官主祭全無典實且名稱國學樂用軒
懸尊俎威儀蓋皆官備在於臣下理不合專况凡在小
神猶皆遣使行禮釋奠既准中祀據理必須稟命今請

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為初獻祝詞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為亞獻其諸州刺史為初獻上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縣學縣令為初獻丞為亞獻博士既無品秩諸主簿及尉通為終獻若有闕竝以次差攝州縣釋奠既請刺史縣令親獻主祭望准祭社同給明衣脩附禮令以為永則

長孫無忌為太尉高宗顯慶二年七月十一日議曰按新禮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又准貞觀二十一年以

孔子為先聖更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與顏回俱配尼父於太學竝為先師今據永徽令聞改用周公為先聖遂黜孔子為先師顏回丘明竝為從祀謹按禮記云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鄭玄注曰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先師者若漢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為師者又禮記曰始立學釋奠于先聖鄭玄注曰若周公孔子也據禮為定昭然自別聖則非周即孔子則偏善一經漢魏以來取捨各異顏回孔子互作先

師宣父周公迭為先聖求其節文遇有得失所以貞觀之末親降綸言依禮記之明文酌康成之輿說正夫子為先聖加衆儒為先師永垂制於後昆革往代之紕繆而今新令不詳制旨輒事刊改遂違明詔但成王幼年周公踐極制禮作樂功比帝王所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六君子又說明王孝道乃述周公嚴配此即姬旦鴻業合同王者祀之儒宮就享實貶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極文喪之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弘聖教於六經

闡儒風於千世故孟軻稱生民以來一人而已自漢已
降奕葉封侯崇奉其聖迄於今日胡可降茲上哲俯於
先師且丘明之徒見行其學貶為從祀亦無故事今請
改令從詔於義為允其周公仍依別禮配享武王詔從
之

陳子昂梓潼射洪人則天光宅元年昂上疏曰臣竊獨有私
恨者惟陛下之欲興崇大化而不知國家大學之廢積
歲月久矣學堂荒穢畧無人蹤詩書禮樂罕聞習者陛

下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臣聞天子立太學所以聚天下賢英為政教之首君臣上下之禮於是興焉揖讓尊俎之節於此生焉是以天子得賢臣由此也今則荒廢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豈可得哉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隳奈何天子之政而輕禮樂哉陛下何不詔天子胄子使歸大學而習業乎斯亦國家之大務也

韋嗣立為鳳閣舍人聖歷二年十月嗣立上疏曰臣聞

禮記曰化民成俗必由學乎學之於人其用益博故立
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王之諸子卿大夫士
之子及國之俊選皆造焉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
須學而成者國家自永淳以來國學廢散胄子棄缺時
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倖升班
寒族常流復因凌替弛業考試之際秀茂罕登驅之臨
人何以從政又垂拱已後文明在辰盛典洪休日書月
至因籍際會入仕尤多陛下誠能下明制發德音廣開

庠序大敦學校三館生徒即今追集王公已下子弟不
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伏膺訓典崇飾館廟尊尚儒師
盛陳奠菜之儀宏敷講說之會使士庶觀聽有所發揚
引獎道德於是乎在則四海之內靡然向風矣

劉子玄玄宗開元初為左庶子上孝經注義曰謹按俗
所行孝經題曰鄭氏注爰在近古皆云鄭康成而魏晉
之朝無有此說至江左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
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昶撰集孝經諸說始

以鄭氏為宗自宋梁以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為非玄所
注請不藏於秘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於時魏齊
則立於學官著在律令蓋由魯俗無識故致斯訛舛然
則孝經非玄所注其驗十有二條據鄭君自注云遭黨
錮之事逃難注禮黨錮事解注古文尚書毛詩論語為
表譚所逼未至元城乃注周易都無注孝經之文其驗
一也鄭君卒後弟子追論師所注述及應對時文謂之
鄭志其言鄭所注者惟有毛詩尚書周易都不言孝經

其驗二也又鄭志目錄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有中候

書傳七政論乾象歷六藝論毛詩譜答臨碩難禮

臨姓碩名

時為學官駁許慎異義發墨守箴膏肓及答甄子然等書寸

紙片言莫不悉載若有孝經之注無容匿而不言其驗

三也鄭之弟子教授門徒祖述師言更相問答編錄其

語謂之鄭記惟載詩書禮易論語其言不及孝經其驗

四也趙商作鄭先生碑銘具稱諸所注義駁論亦不言

注孝經晉中經簿周易尚書尚書中候尚書大傳毛詩

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云鄭氏注名玄至於孝經則稱鄭氏解無名玄二字其驗五也春秋緯演孔圖云康成注三禮詩易尚書論語其春秋則有評論宋均詩緯序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玄之傳業弟子也師所注述無容不知云春秋孝經維有評論玄之不注於此特明其驗六也又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敘孝經云玄又為之注司農論如是而均無聞焉有義無辭今余昏惑舉鄭之語而云無聞其驗七也宋均春秋

緯注云玄為春秋孝經畧說則非注之謂所言玄又為之注者汎辭耳非實事其序春秋亦云玄又為之注寧可復責以實注春秋乎其驗八也後漢史書存於代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崧等其為鄭玄傳者載其所注皆無孝經其驗九也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之奏玄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肅說為長若先有鄭注應言及而都不言鄭其驗十也王肅注書發揚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證若孝經此注亦出鄭氏被肅攻擊者最

應煩多而肅無言其驗十一也魏晉朝賢辯論時事鄭氏諸注無不得隱未有一言引孝經之注其驗十二也凡此証驗易為討覈而代之學者不覺其非乘彼謬說競相推舉諸解不立學官此注獨行於代觀夫言語鄙陋義理乖疎固不可以示彼後來傳諸不朽如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甚詳正無俟商榷而曠代亡逸不復流行至隋開皇十四年侍書學生王孝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郎王邵以示河間劉炫

仍令較定而此書更無兼本難可依憑炫輒以所見率
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以為此書經文盡正
傳義甚美而歷代未常置於學官良可惜也然則孔鄭
二家雲泥致隔今綸音發問較其短長愚請行孔廢鄭
於義為允又今俗所行老子是河上公注其序云河上
公者漢文帝時人結草菴於河曲乃以為號前所以注
老子授文帝帝因冲空上天此乃不經之鄙言流俗之虛
語按漢書藝文志注老子者二家河上所釋無聞焉爾

豈非注者欲神其事故假造其說邪然其理乖謬雖使
纔別朱紫粗分菽麥亦皆嗤其過謬而况有識者乎豈
如王弼英才俊識賸微索隱考其所注義旨為優必黜
河上公昇王輔嗣在於學者實得其宜又按漢書藝文
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始有
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藝文
志韓易有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會則事殊隳刺者
矣以東魯伏膺文學與子游齊列西河告老名行將夫

子連蹤歲越千齡時經百代其所著述沉翳不行豈非
後來假憑先哲亦猶石崇謬稱阮籍郭璞濫名周寶必
欲行用深以為疑子玄又上言曰臣才雖下劣而學實
優長竊自不遜以為近古已來未之有也當以鄭氏孝
經河上公老子二書訛舛不足流行孔王兩家實堪師
授每懷此意其願莫從伏見去月十日勅令所司詳定
四書得失具狀聞奏臣等草議請行孔王二書牒禮部
訖但今庸儒淺識聞見不周可與共成難與慮始蓋孔

父有言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此則今古循
環愚智往復豈前者必是而後者獨非乎是以老篇莊
子興於晉代公羊穀梁寢於魏日春秋左氏因元凱而
方著尚書孔傳至光伯而始行斯皆尚好不同晚乃覺
悟承習既久近輒弛張伏惟開元皇帝陛下常以九重
餘隙窮覽文藝百氏詳觀游心經典爰降綸綍俯逮芻
蕘臣輒以愚識上符睿旨伏望明恩曲垂焘察如將為
允請即班行不可使隨流腐儒參論其義景寅中書門

下奏曰劉子玄奏注孝經請廢鄭依孔注老子請停河
上公行玉易傳非子夏所造者子玄博識誠則純儒全
非衆家亦則未可且孝經鄭義行已多時老子河注用
亦云久并子夏易傳文不折於片言望竝付所司令諸
儒與子玄對質定必湏理勝義成不得飾詞爭辨論定
聞奏是時尚書禮部奏議曰臣得國子博士司馬貞等
議稱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劉向以本參
較古文省煩除惑定為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鄭

玄所作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故往賢共疑焉惟荀昶
范曄以為鄭注故昶集解孝經具載此注而其事云以
鄭為主是先達博選以此注為優且其注縱非鄭氏所
作而義亦敷暢頗將為得雖數處小有隱實亦未爽經
通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後遭巫
蠱代未之行荀昶集注之時尚有孔傳中國遂亡其本
近儒欲崇古學妄作此傳假稱孔氏輒穿鑿改更偽作
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

必非仲尼正說按其章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親嚴
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之句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
人章從故自天子已下別為章乃加子曰二字然故者
連上之詞既為章首不合言故是古文既亡後人妄開
此等數章以應二十二章之數非但經文不真抑亦傳
文淺偽又注云因天之時就地之利暴其肌體朝暮從
事露髮塗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此語雖旁出諸子引
之為注何言之鄙俚乎與鄭玄所云分別五土視其高

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優劣懸殊曾何等級今議者欲取近儒詭說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實未可望請准令式孝經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又得議稱老子道德者是謂玄言注家雖多罕窮厥旨河上蓋愚虛之號漢史實無其人然其注以養神為宗以無為為體其詞近其理弘小足以脩身潔誠大可以寧人安國故顧歎曰河上公雖曰注書即史立教皆沒畧遠體指明近用斯可謂知言矣王輔嗣雅善玄談頗探道要窮神明乎

橐籥守靜默於玄牝其理暢其旨微在於玄學頗謂所
長至若近人立教脩身弘道則河上為得今望請王河
二注今學者俱行又得議稱謹按劉向七畧有子夏傳
但此書不行已以今所存者多失真本又荀勗中經簿
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所作是先達疑非子夏矣又隋
書經籍志云子夏傳殘缺梁氏六卷今兩卷是其書錯
謬多矣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畧云易傳子夏韓氏而載
薛虞記又今秘庫有子夏傳薛虞記其傳文質畧指趣

非遠無益後學不可將帖正經伏奉今年三月十日勅
曰孝經者德教所先自則天以來獨宗鄭氏遺旨今則
無文又子夏易傳近無習者輔嗣注者亦甚甄明諸家
所傳互有得失獨據人說能無短長今儒官詳定所長
令明經者依習若將理等亦可兼行其作易者兼帖子
夏易傳詳其可否奏聞者又奉四月九日勅曰太子左
庶子劉子玄奏孝經注請廢鄭依孔子注請停河上
公行王輔嗣易傳非子夏所造者付臣所司令諸儒與

子玄對質定詳必湏理勝義成不得飾詞爭辨者臣等
國子博士司馬貞太學博士郗嘗通等十人對如前子
玄請依諸儒為定

馬懷素開元初為秘書監以書籍散逸條流無敘懷素
上疏曰南齊已前墳籍舊編王儉七志已後著述其數
盈多隋志所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編
或近人相傳浮詞鄙而猶記若無編錄難辨淄澠望簡
括近書篇目并前志所遺者續王儉七志藏之秘府於

是召學涉之士國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錄并刊正
經史粗創首尾

李元瓘為國子司業開元八年三月上言三禮三傳及
毛詩尚書周易等竝聖賢微旨生人教業必事資經遠
則斯道不墜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
皆諳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
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既事
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望請各量配作業并貢人預

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竝請帖十通五許其入
策以此開勸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又奏先聖
孔宣父廟先師顏子配座今其像立侍准禮授坐不立
授立不跪况顏子道亞生知才先入室既當配享其儀
見立請據禮文合從侍坐又四科弟子閔子騫等竝服
膺儒術親承聖教復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簡祠令何
休范甯等二十二賢猶沾從祀豈有升堂入室之子猶
不沾配享之餘望請春秋釋奠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

七十子文翁之壁尚不缺如豈有國庠遂無圖繪請命
有司圖形於壁兼為立贊庶敦勸儒風光崇聖列曾參
孝道可崇猶受經於夫子望准二十二賢預享從之

楊瑒為國子祭酒開元十七年三月上言曰太學者教
人務禮樂敦詩書也古制卿大夫子弟及諸侯歲貢小
學之異者咸造焉故曰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
朝廷君臣之禮班以品類分以師長三德以訓之四教
以睦之人既知勸且務通經學成業著然後爵命加焉

以之効職則知禮節以之蒞人使識廉讓則械撲之咏興也伏聞承前之例監司每年應舉者常有千數簡試取其尤精上者不過二三百人省司重試但經明行脩即與擢第不限其數自數年以來省司定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兩監惟得一二十人若常以此數而取臣恐三千學徒虛廢官廩兩監博士濫糜天祿臣竊見流外入仕諸色出身每歲尚二千餘人方於明經進士多十餘倍自然服勤道業之士不及胥吏浮

虛之徒以其効官豈識於先王之禮義國家大啓庠序
廣置教道厚之以政始訓之以士先豈徒然哉將有以
也陛下設學校務以勸進之有司為限約務以黜退之
臣之微誠實所未曉臣伏見承前以來制舉遁迹丘園
孝悌力田者或試時務策一道或通一經粗明文義即
放出身亦有與官者此國家恐其遺才至於明經進士
服道日久請益無倦經策既廣文辭極難監司課試十
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不收其一二若長以為限

恐儒風漸墜小道將興若以出身人多應須諸色都城
豈在獨抑明經進士也玄宗甚然之

歸崇敬為國子祭酒兼集賢學士代宗大歷五年皇太
子欲以仲秋之月於國學行齒胄之禮崇敬以國學及
官名不稱請改國學之制兼更其名曰禮記王制曰天
子學曰辟雍又五經通義云辟雍養老教學之所也以
形制言之雍壅也辟壁也雍水環之圓如壁形以義理
言之辟明也雍和也言以禮樂明和天下禮記亦謂之

澤宮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將習射於澤宮故前代文士亦呼云璧池亦曰璧沼亦謂之學省後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謂之三雍宮至明帝躬行養老於其中晉武帝亦作明堂辟雍靈臺親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又別立國子學以殊士庶永嘉南遷惟有國子學不立辟雍北齊立國子寺隋初亦然至煬帝大業十三年改為國子監今國家富有四海聲名文物之盛惟辟雍獨缺伏請改國子監為辟雍省又以祭酒之名非學官所宜按

周禮師氏掌以媿詔王教國子請改祭酒為大師氏立正三品又司業者義在禮記云樂正司業長也言樂官之長司主此業爾雅云大板謂之業按詩周頌設業設簾崇牙樹羽則業是懸鍾磬之簾簾也今太學既不教樂於義則無所取請改司業一為左氏一為右氏位正四品上又以五經六籍古先哲王政理之式也國家創業制取賢之法立明經發微言於衆學釋回增美選賢與能自艱難以來取人頗易考試不求其文義及第先

取於帖經遂使顯門業廢請益無從師資禮虧傳授義
絕今請以禮記左傳為大經周禮儀禮毛詩為中經尚
書周易為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其公羊穀梁文疏既少
請共准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所擇博士兼通孝經論
語依憑章疏講解分明注引旁通十問得九兼德行純
潔文詞雅正儀刑規範可為師表者令四品以上各舉
所知在外者給驛年七十已上者蒲輪其國子太學四
門三館各立五經博士品秩上下生徒之數各有差其

舊博士助教直講經直及律館算館書館助教請皆罷
省其教授之法學生置監謁同業師其所執贄段修一
束清酒一壺布衫一段其色隨師所服出中門延入與
坐割脩斟三爵而止乃發篋出經樞衣前請師為依經
辨理畧舉一隅然後就室每朝晡二時請益師亦二時
居講堂說釋道義發明大體兼教以文行忠信之道示
以孝悌睦友之義旬省月試時考歲貢以生徒及第多
少為博士考課上下其有不率教者則夏楚扑之國子

之不率教者則申禮部移為太學生太學之不變者移
為四門四門之不變者復本役終身不齒雖率教九年
而學不成者亦歸之州學其禮部考試之法請無帖經
但於所習經中問大義二十得十八為通兼論語孝經
各問十得八兼讀所問文注義疏必令通熟者為通一
又於本經問時務策三道通三為及第其中有孝行聞
於鄉閭者舉解具言於習業之下省試之日觀其所實
義少兩道亦請兼收其天下鄉貢亦如之習業考試止

於明經名得第者授官之資與進士同若此則教義日深而禮讓興別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太學中來者也詔下尚書集百寮定議以聞議者以為省者禁也非外司所宜名周禮代掌其職者曰氏國學非代官不宜為太師氏其餘大抵以俗習既久重難改作其事不行德宗建中三年二月崇敬奏上丁釋奠其日准舊例合集朝官講論五經文義自大厯五年以前常行不絕其年八月以後權停講論今既日逼恐須復舊依奏

宇文炫為右補闕以德宗貞元三年正月上言請京畿諸縣鄉村廢寺竝為學竝上制置事三十餘件疏奏不報

裴肅貞元中為國子司業奏爾雅為六經文字之楷老子是聖人玄微之旨請勒天下明經進士五經及明一經進士五經及諸科舉人依前習道德經者宜准天寶元年勅處分應合習爾雅者竝准舊式初天寶元年尊崇道教以老子乃玄元皇帝微言與旨不可列為小經

令有司以爾雅代老子至貞元五年四月宰臣又議云所習爾雅多是草木鳥獸之名無益理道又令舉人停爾雅改習道德經至是又改焉

武少儀為國子司業貞元十七年五月訛言云外人妄談禁中事神威軍令將吏分捕入軍中鞫問時國子監學生何竦曹壽被收少儀上疏言太學生何竦曹壽等今月十四日有兩人稱是神威軍官徧本軍奏進止令追其人亦不言姓名緣神威是禁軍稱奉進止所由不

敢隨去臣亦不敢牒問經今二日更不見迴臣伏以何
竦曹壽等學生之中素無異迹皆勤藝業臣職在監臨
頗所諳悉察訪遊處不涉非違今忽被軍中密收恐橫
被誣誤太學生胄多來自遠方自見追此二人不知其
故咸聞驚懼莫敢保安何竦等儻情理難容伏乞明示
罪狀加以刑法如或枉遭誣執伏計必盡其辭冀無濫
罰人知懲警臣謬當承乏職令生徒令其干犯國章敢
逃罪責由是何竦曹壽得釋

馮伉為國子祭酒憲宗元和元年四月伉奏應解補學生等國家崇儒本於勸學既居庠序宜在交脩有其藝業不勤遊處非類樗蒲六博醜酒喧爭凌慢有司不脩法度有一於此竝請解退又有文章帖義不及格限頻經五年不堪申送者亦請解退其禮部所補學生到日亦請准格帖試然後給厨後每月一度試經年等第不進者停厨庶以止姦示其激勸又准格九年不及第者即出監訪聞比來多改名却入起今已後如有此類請

送法司准式科處勅旨從之

元和二年八月國子監奏准勅今月二十四日諸州府鄉貢明經進士見訪宜令就國學官講論實定疑義仍令百僚觀禮者伏恐學官職位稍卑未足飾揚盛事伏請選擇常叅官有儒學者三兩人與學官有儒學者庶聖朝盛典輝映古今於是命兵部郎中蔣武考功員外郎劉伯芻著作郎李蕃太常博士朱頴鄭王府諮議章庭規同赴國子監講論是年十二月國子監奏兩京諸

館學生總六百五十員請每館定額如後兩監學生總
五百五十員國子館八十員太學館七十員四門館三
百員廣文館六十員律館二十員書館十員算館十員
又奏伏見天寶以前國館學生其數至多竝有員額至
永泰後四監置五百五十員東監近置一百員未定每
館員額今謹具定額如後伏請下禮部准額補置勅旨
依奏

鄭餘慶為太子少師判國子祭酒事元和十三年十一

月餘慶以太學荒墜日久生徒不振遂奏請率文官俸
祿脩廣兩京國子監時論美之十四年十二月餘慶又
奏請京見任文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及外使兼京正
員官者每月所請料錢請率計每貫抽一十文以充國
子監脩造先師廟及諸室宇繕壁經公廨雜用之餘益
充本錢諸色隨便宜處置臣以為歷事文吏無非孔徒
所取至微足以資學教化之根本人倫之紀綱陛下文
德武功戡亂除暴事超歷代道冠百王國學毀壞荒蕪

蓋以兵戎日久而葺修未暇也今寇難滌蕩天下砥平
爰俾耆臣叨領儒職臣兢於受命敢不肅恭伏念旬時
莫過於此伏望天恩便賜允許仍令戶部每月據數竝
以實錢付國子監其東都留司京官亦准數率錢便充
東都國子監脩理制可

韋乾度為國子祭酒穆宗長慶二年閏十月奏當監四
館學生每年有及第闕員其四方有請補學生人竝不
曾先於監司陳狀便自投名禮部計會補署監司因循

日久官吏都簡舉但准禮部開牒收管有乖太學引進之路臣既忝守官請起今已後應四館有闕其每年請補學生者須先經監司陳狀稱請替某人闕監司則先考試通畢然後具姓名申禮部仍稱堪充學生如無監司解申請不在收管之限舊例每給付廚房動多喧競請起今以後當監進士明經等待補署畢開牒到監司則重考試其進士等若重試及格當日便給廚房其明經等考試及格後待經監司解送則給廚房庶息喧爭當監

四館學生有及第出監者便將本住房轉與親故其合得房
學生則無房可給請起今以後學生有及第出監者仰館子
先通狀納房待有新補學生公試畢後便給令居住當監承
前並無專知館博士請起今以後每館衆定一人知館事如
生徒無故喧競者仰館子與業長通狀領過知館博士則准
監司條流處分其中事有過悞衆可容恕監司自議科決如
有悖慢師長彊暴鬪打請牒府縣錮身遞送鄉貫勅旨宜依
文宗太和五年十二月國子祭酒裴通奏當司所授丞

簿及諸博士助教直講等謹按六典云丞掌判監事凡六學生每有業成上于監者以其業與司業祭酒試之明經帖經口試策經義進士帖一中經試雜文策時務徵事注云其試法皆依考功口試明經帖限通八以上明法明算皆通九以上主簿掌印從檢凡學生有不率師教者則舉而免之其頻三年下第九年在學無成者亦如之注云假如違程限及作樂雜戲者同准彈琴習射不禁諸博士助教皆分經教授學者每授一經必令

終講未終不得改業諸博士助教皆云諸學生讀經文
通熟然後授文講義每旬放一日休假前一日博士考
試其試讀書每千言內試一帖帖三言講義者每二千
言內問大義一條總試三條通二為及第通一及全不
通者斟量決罰謹具當司官吏及學生令典條件如前
伏望勅下有司允臣所奏勅旨宜依

七年八月國子監起請准今月九日德音節文令監司
於諸道搜訪名儒置五經博士一人者伏以勸學專門

復古之制博採計當年講授多少以為考課等級應補當司諸學生等按學令儒術以備國庠作事之初須有獎進伏請五經博士秩比國子博士今左氏春秋禮記周易尚書毛詩為五經論語爾雅孝經等編簡既少不可特立學官更請依舊附入中經勅旨依奏其年十二月勅於國子監講堂兩廊創立石壁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

鄭覃為相兼國子祭酒文宗開成元年覃奏請置五經

博士各一人緣無祿俸請依王府例給祿粟從之開成
二年八月國子監奏得覆定石經字體官翰林待詔唐
玄度狀准太和七年二月五日勅覆九經字體者今所
詳覆多依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為準其舊字樣歲月將久
畫點參差傳寫相承漸致乖誤今竝依字書與較勘同
商較是非取其適中纂錄為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
於五經樣之末用證紕誤勅旨依奏

馮審為國子祭酒宣宗大中五年十一月審奏孔子廟

堂碑是太宗皇帝建立睿宗皇帝書額備稱唐德具贊
鴻猷文翰顯然貞石斯在洎武后權政國號潛移竊於
篆額中間謬加大周二字豈可尚存偽號以紊清朝疑
誤將來傳流僭謬其大周兩字伏乞天恩許令琢去謹
錄奏聞勅馮審所請刊正說文頗叶事體宜依

皮日休以懿宗咸通中舉進士尚書二首其一請以孟
子為學科詞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
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

是而子者必斥乎經史為聖人之賊也夫孟子之文燦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代得其書常置博士以顯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得真聖人之微旨也不然者何其道煜煜於前而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失於奧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與而無稱邪蓋仲尼愛文王如嗜昌歠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夫古之士以湯武為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為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

由是觀之孟子之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
至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於科其誘善
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
可以為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為洪荒之民安有能汲汲
以救時補教為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
為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同苟若是也不
謝漢之博士矣

孔緯為相兼國子祭酒昭宗大順元年二月緯奏文宣

王祠廟經兵火焚毀有司釋奠無所請内外文臣各於本官料錢上每一緡抽十文助修國學從之

後唐段顥為太常丞明宗天成二年三月奏請國學五經博士各講本經以申橫經齒胄之義四年十二月國子監奏伏以國家開設庠序比要教授生徒所以日就月將知討論之不廢卜禘視學明考校之有程先生既以親臨學士豈宜他適蓋以頃者監名雖補各以私便無常且居固離羣則學能敬業終成孤陋誰為琢磨但

希託迹為梯媒只以多年為次第罔思蟻術惟俟鶯遷
忍淹違養之時徒積觀光之歲今國家化被流沙漸海
政敷有截無疆大扇素風恢張至道是以重興數仞分
設諸官教且有常業成無忒而况時物甚賤館舍尤多
諒無懸磬之虞足得撞鐘之問但自學徒所好可以教
亦隨機既欲成名必須精業如有好春秋者教之以屬
辭比事三體五情尊王室而討不庭昭沮勸而起新舊
其所異同者則引之以二傳也如有好禮者則教之以

恭儉莊敬長幼尊卑言揖讓而知獻酬明冠昏而重喪
祭其所訟革者則證之以二禮也如有好詩者則教之
以溫柔敦厚辨之以草木蟲魚美盛德而刺淫昏歌風
雅而察正變如有好書者則教之以疏通知遠釋之以
訓誥典謨思帝德而敬王言稽古道而統皇極如有好
易者則教之以潔淨精微戒之以躁動競進體十翼而
分彖爻應吉凶而先擬議也至於歷代子史備述變通
既屬異端誠非教本但以適當凝凍將近試期欲講小

經以消短景今已請尚書博士田畝講勘論語孝經行
莫大於事親道莫逾於務本如有京中諸官子弟及外
道舉人况四門博士趙著見講春秋若有聽人從其所
欲顛俟放榜別啓諸經既溫故而知新惜寸陰而輕尺
璧顛經者若能口誦碩學者又得指歸自然靡好爵以
當仁策科名而得俊幸不孤於選士冀有益於化風從
之

王騫為刑部郎中天成二年七月奏請採訪圖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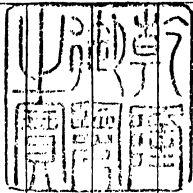
呂或休為左補闕天成四年五月上書請勅諸道興崇學校

李超為著作郎長興元年十月奏秘書監空有省名而無廨署藏書之府無屋一間無書一卷非人文化成之道請依六典創修之

楚馥為尚書博士長興三年奏請皇子習尚書知君臣父子之義

漢司徒詡為禮部侍郎乾祐三年上言臣聞致理之方

咸資稽古多聞之道詎捨羣書歷代已來斯文不墜石
渠蓬閣今則闕於芸編百氏九流在廣頌於搜訪唐朝
竝開三館皆貯百家開元之朝羣書大備離亂之後散
失頗多臣請國家開獻書之路凡天下文儒衣冠舊族
有收得三館亡書許投館進納據卷帙多少則酬之
以緡帛多則酬之以官資自然五六年間庶幾粗備從
之



冊府元龜卷六百四